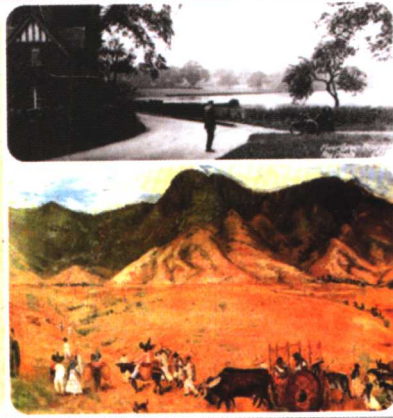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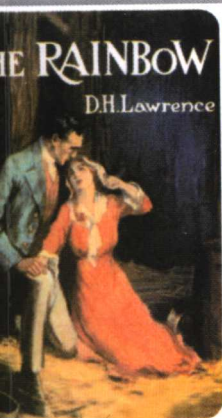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主译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劳伦斯 中短篇小说选

[英]戴·赫·劳伦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劳伦斯

中短篇小说选

[英]戴·赫·劳伦斯 著

冯季庆 选编

图文编纂 冯季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 [英]戴·赫·劳伦斯著;

冯季庆选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图文链接读本 / 盛宁主编)

ISBN 978-7-5059-4863-1

I. 劳… II. ①戴…②文…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

—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880 号

书 名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英]戴·赫·劳伦斯
编 者	冯季庆选编
图文编纂	冯季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彭旭东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4863-1
定 价	27.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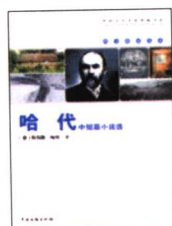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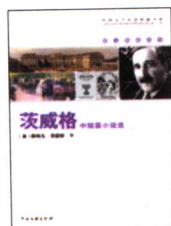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戴·赫·劳伦斯（1885—1930），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生于诺丁汉郡一个矿工之家，毕业于诺丁汉大学师范专科。曾做过职员和教师，后专事文学创作。主要的创作年代都在英伦中部和国外漂泊。一生共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其中《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1）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他对生命个体和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劳伦斯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中短篇小说同样涉猎广泛，描摹精细，享有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

编选者简介

冯季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出版专著：《D.H. 劳伦斯评传》《文心絮语》（论文集）、《飘落的心瓣——意识流小说》；译有：D.H.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图文链接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主 编 盛 宁
副主编 冯季庆 嫣 雨



丛书策划 鄯晓霞
责任编辑 鄯晓霞
封面设计 鄯晓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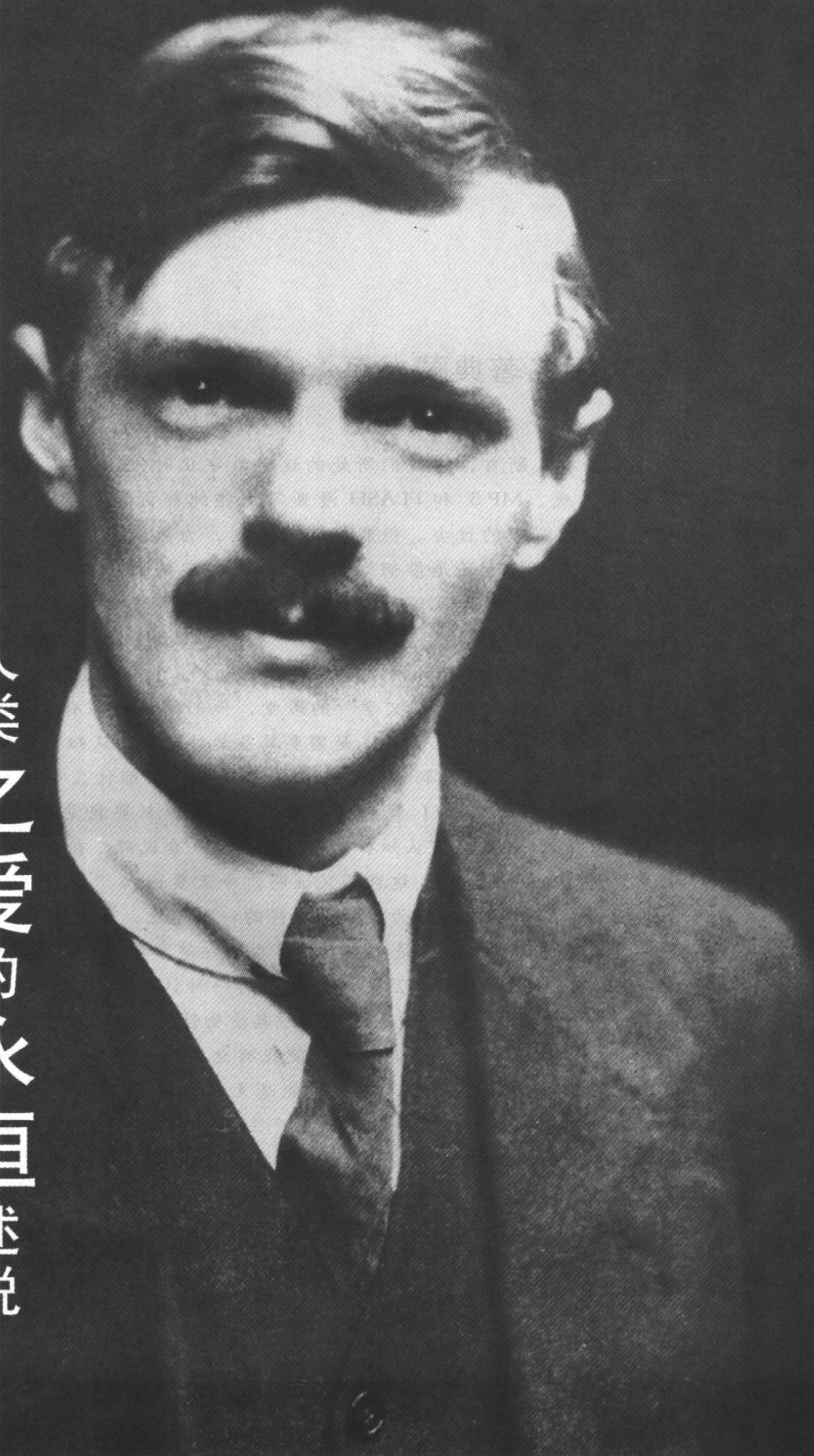
主 编 盛宁
副主编 冯季庆 嫣雨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人类之爱的永恒述说
对人类存在和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 序

盛 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 和 FLASH 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选编者序

冯季庆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戴·赫·劳伦斯是个打眼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重要作品《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他的画作曾遭查禁，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也并不完全因为他作品中出现的众多的性爱场面的描绘；让劳伦斯长久地吸引全世界读者的，是他作品柔丝般细腻的描写和结构，和他笔下对世界人生、对生存与死亡和两性关系的透彻探索。

劳伦斯是个从煤灰中诞生的精灵。这个天才作家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那是让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个矿工，像块煤渣似的让小时候的劳伦斯害怕。他的母亲做过教员，写过诗歌，颇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在煤坑中劳作的丈夫几乎不能沟通。于是她疏远了丈夫，逃向了自我，为孩子们殉道。劳伦斯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儿子与情人》记述的就是母亲固恋儿子的故事，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那基本上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

在这之后，劳伦斯出版了他的两部最优秀的作品《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细腻、美丽而又深邃的作品，它们是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从生命的精髓里寻找永恒的价值；同时，作者又让死亡、腐朽的意象鬼魂般地缠绕住作品，从纯粹的毁灭性、死亡的冲动进入了历史、哲学和宗教等更广泛领域的探讨。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倾注心力的都是大自然最富热力的儿女，男女主人公生命的最辉煌的闪动永远被置于美妙温情的大自然。

劳伦斯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样涉猎广泛，描摹精细，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中篇小说的代表作《狐》是一篇富含心理内容的作品，作者以一只狐狸作为贯穿全篇的象征，表现人物隐秘的潜在意识。年近三十的玛奇姑娘是一个身心濒于分裂的人，这时，一头雄性狐狸和一个神似狐狸的小伙子亨利萦绕住

了她敏感的神经，给她带来了启示和感悟。那只漂亮的雄性狐狸象征着自然男性的魅力，以及玛奇对男性的本能需求。而那个以“伪装”的狐狸出现的亨利，劳伦斯在描写他的外貌和举止时一再暗示他与狐狸的相像之处，使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延续了狐狸的功能——表现的是正常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威慑或是吸引。亨利的形象完全是通过玛奇的视角和心理层面来揭示的，象征描写引发的心理张力是《狐》独具特色的地方。此外，小说探讨了两性对平等享有对方的困惑。

《菊花的清香》是另一篇带有明显象征特点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在菊花盛开的时节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又逢菊花开放的时节，可花瓶里的菊花却散发着寒森森的、死一般的清香，她的丈夫已经在塌方事故中丧生。面对那个曾朝夕相处的依旧漂亮的遗体，女主人公却感到了陌生。以往她与他一次次地在黑暗中相遇，同时又深深陷入彼此的孤立，就像现在一样不可及。对她来说，夫妻之间的隔膜和不能在精神占有对方，似乎是更大的悲剧。

《马贩子的女儿》也是被收入多种选本的名篇。马贩子的女儿在对已故母亲的深切思念中，神情恍惚地走入了湖底，被过往的青年医生救起。俩人在肌肤相触中萌发了爱的欲求。小说显示了劳伦斯描写的天才，节奏舒缓，对话精当，心理描写细腻。但是描写中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的意味。

《你触摸了我》是一篇表现两性冲突的作品。一个女子在黑暗中误摸了一个男子的脸而引发了彼此敏感的感情冲突并由此带来了家庭遗产的争执。《两只蓝鸟》是一篇描摹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与丈夫的女秘书之间关系的故事。而《美妇人》则沿袭了《儿子与情人》的母题，表现一个爱欲倒错的自私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写法上重在揭示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显示了作家心理分析的不凡功力。

作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劳伦斯留给了世间无比丰饶的著述，它包括十一部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十部诗集、四部散文集、五部理论论著、三部游记和大量的书信。这些著述对自然的人类之爱的述说，对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的描述，都享有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

目 录

春天的阴影 001·····	文美惠 译
玫瑰园中的影子 023·····	文美惠 译
菊花的清香 041·····	文美惠 译
你触摸了我 065·····	邱艺鸿 译
马贩子的女儿 085·····	冯季庆 译
两只蓝鸟 105·····	邱艺鸿 译
太阳 123·····	邱艺鸿 译
美妇人 145·····	冯季庆 译
狐 169·····	文美惠 译

春天的阴影

文美惠 译

从树林里穿过去，路可以近上一英里。赛森不假思索地来到铁匠铺旁，打开了林场大门。铁匠和他的伙计静静地站在那里瞧着这个非法闯入者。但是赛森的外表完全是个绅士，使他们不愿上前干涉。他们沉默地看他穿过那片小小的田野，进入树林。

这个早晨和七八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完全一样。大门边，几只白色和黄色的鸡在啄食，把地上和田野里扒得遍地是鸡毛和垃圾。在树篱中的两株粗壮的冬青树丛之间，有一个隐蔽的豁口，从豁口间横着的栅栏上面可以爬过去，进入树林；栅栏的横木上还像过去那样留着护林人靴子磕出的印痕。他又回到了这个恒久不变的天地。

赛森心里格外高兴。他像一个静不下来的幽灵，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发现故乡毫无变化，正等待着他。那棵榛树仍然朝下面伸展着它愉快的枝条，在树阴下的茂密草丛中，仍然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无精打采的风铃草。

穿过树林的那条小径，有一段路轻松地蜿蜒于一条小山坡的顶上，周围是一片长满细枝条的橡树，它们的叶片刚刚变成金黄色。而在地面上，到处是香车叶草，成片的山靛和一簇簇的风信子，组成了一块块菱形的图案。两棵砍倒的树仍然横躺在小路上。赛森跳跳蹦蹦地奔向一片崎岖不平的陡坡，又来到一片开阔的田野，这片田野朝向北方，仿佛是从树林向外边看的一扇大窗户。他停了下来，越过小山顶上的平坦田野，注视着在那片光秃的高地上零乱地坐落着的小村庄。它好像是从飞驰的工业列车上扔下来，遗弃在那里的。村里有一座僵直的新式灰色小教堂，还有一幢幢一排排零乱坐落着的红砖住宅；村子背后是闪着亮光的矿井井架和隐约可见的矿山。一切都毫无遮盖，暴露在露天里，连一棵树都没有！这一切全都

没有变。



劳伦斯故乡伊斯特伍德德的诺丁汉路在一九〇〇年时的街景。

此图右面就是维多利亚街劳伦斯的诞生地。劳伦斯自己描述说：“诺丁汉路就沿山顶而至，路边是丑陋的维多利亚中期样式的商店……就在这新旧英国混乱交替的奇特时代，我开始懂事了。”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西北部地区，是让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许多不朽名著的背景地。就是借助这块土地，劳伦斯展开了他的生存体验，他对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写，以及他对机械文明压抑人类生命本能的批判。

赛森满意地转过身去，想走上那条笔直下坡通向树林的小路。他怀着一种奇妙的兴高采烈的心情，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一个地久天长的幻境里。他猛地一惊，一个护林人正站在他前面几码远的地方，挡住了他的去路。

“先生，你走这条路要到哪里去？”那人问道。他的问话带着点挑

衅的口气。赛森用不带成见的敏锐目光注视着他。这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面色红润，相貌英俊。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正咄咄逼人地打量着这个闯进来的人。他长着一嘴浓密的黑胡须，在一张略显软弱的小嘴唇上方修剪得短短的。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个很有男子气概的漂亮小伙子。他的身材比中等略高一些，胸膛有力地挺出，体魄健壮，背脊笔直，态度逍遥自得，使人觉得他充满了生命活力，仿佛是一股自身具有良好平衡能力的粗大的喷泉。他站在那里，枪托放在地上，不太有把握地用疑惑的眼光瞧着赛森。那个擅自闯入者用烦躁不安的目光打量着这人，目光穿透了他的内心，全然不顾他的职务，护林人很困惑，脸上飞起了红晕。

“内勒在哪里？你接替了他的工作吗？”赛森问道。

“你不是从主人的宅子那里来的吧，是吗？”护林人问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宅子里的人都不在。

“不，我不是从宅子里来的。”另一个人回答，仿佛觉得很有趣。

“那么我是否可以问问，你要上哪儿去？”护林人问。他有点恼火了。

“我上哪儿去？”赛森重复道。“我要上威利沃特农庄去。”

“你不该走这条路。”

“我想是的。沿着这条小路，走过井边，然后出那座白色大门。”

“可是这条路是不对外开放的。”

“我知道不对外开放。内勒在这里的时候，我经常来，所以才忘记了。顺便问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他患了风湿病，成了瘸子。”护林人不太情愿地回答。

“是吗？”赛森难过地叫起来。

“那么你又是谁？”护林人用另一种语调问道。

“约翰·阿德利·赛森。我过去住在科迪街。”

“你过去追求过希尔达·米勒希普？”

赛森的眼睛睁大了，露出一丝苦笑。他点了点头，接着是难堪的沉默。

“那么你——你又是谁？”赛森问道。

“阿瑟·皮尔比姆——内勒是我的叔叔。”另一个答道。

“你住在纳托尔这里吗？”

“我寄住在叔叔家——内勒家。”

“哦！”

“你是说，你要到威利沃特去？”护林人问道。

“不错。”

沉默了一段时间，护林人突然说道：“我正在向希尔达·米勒希普求爱。”

年轻人用几乎使人怜悯的顽强挑战目光注视着闯入者。赛森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了。

“你在向她求爱？”他惊讶地问道。护林人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

“她已经和我相好啦。”他说。

“我倒不知道！”赛森说。另外那个人不安地等着。

“那么，事情定下来了吗？”闯入者问道。

“什么，定下来？”对方绷着脸反问道。

“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要结婚了，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护林人默默地瞪大眼睛注视了一会儿，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想是吧。”他很不情愿地说。

“嘿！”赛森仔细地观察着对方。过了一会儿，他添上了一句，“我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结婚了？”对方不敢相信地问道。

赛森露出了闷闷不乐的勉强笑容。

“我已经结婚十五个月了。”

护林人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他，显然是在回忆什么，并且想把事情弄清楚。

“怎么，难道你不知道？”赛森问。

“不，我不知道。”对方恼怒地回答。

又沉默了一会儿。

“哎，好吧！”赛森说，“我该走啦，我想，我可以走了吧。”护林人却默默地站在那里和他对峙着。俩人在开阔的草地上踟蹰不前，四周是一簇簇矮小茁壮的风铃草，这是小山坡顶上的一小块空地。赛森迟疑地朝前走了几步，就停住了。

“喂，这儿多美啊！”他喊了起来。

在他面前展现了整个朝下那块斜坡的景色。他脚下那条宽宽的小路，像一条河似的流淌出去，除了路中间护林人经常走的地方，是一条蜿蜒的绿色细线以外，这条小路上到处都长满了风铃草。小路像一条小溪，流到下面的平地上便变成了蔚蓝色的浅滩，长着一洼洼的风铃草，而那条绿色的细线，仍然从其中蜿蜒而过，就像一股细小的冰水流过蔚蓝色的湖泊。而在灌木丛的紫色枝条下面晃动着暗淡的蓝色湖水，仿佛是有许多花朵漂浮在林地泛滥的河水上。

“哎，多美啊！”赛森赞叹道。这儿就是他的过去，是他抛弃了的故乡，看见它如此美丽，他的心被刺痛了。斑鸠在头顶上咕咕叫着飞过去，天空里充满了鸟儿欢快的鸣叫声。

“你既然已经结了婚，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给她写信，给她寄来诗集和别的